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軍事派系（下）

中國文史出版社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葉選平



軍事派系(下)

中國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 下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军阀史—史料—中国—民国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44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16

印 张: 56.75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311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军事派系（下）

主 编 孙权科

副主编 冯钧平 赵艳芳 俞民昆 黄邕生

编 辑 薛长智 雷 力 徐文玉 王 杰 孙景光

涂苏中 黄 茜 覃振强

目 录

· 新旧桂系 ·

广西军阀见闻记	万 武	(1)
广西陆军模范营	冯 璞	(10)
我所知道的黄绍竑	冯 璞	(16)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间的初期矛盾	陈 雄 尹承纲等	(24)
廖仲恺对新桂系的期望	陈 雄 尹承纲等	(26)
俞作柏反李、黄、白的秘密和陆炎之死	陈 雄 尹承纲等	(28)
滇军攻桂及其败退	黄梦年	(29)
桂军提前入湘参加北伐	陈 雄 赖慧鹏等	(31)
第七军北伐时期的几大战役	陈 雄 林少波等	(33)
忆白崇禧其人	张义纯	(38)
新桂系的“四一二”大屠杀	陈 雄 赖慧鹏等	(45)
新桂系军阀在南宁的“清党”	梁昌汉	(47)
新桂系北平一年成败之见闻	阳丽天	(49)
俞作柏、李明瑞投蒋回桂与李、黄、白出走	黄梦年	(53)
俞、李反蒋，杨腾辉倒戈与李、黄、白复起	黄梦年	(56)
1929 年新桂系的复起	李静生	(58)
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第五、六期	张国泰	(59)
二次滇桂战争亲历片断	岑建英	(62)
我所知道的王公度	覃戈鸣	(64)
王公度与新桂系的政治工作	李文钊	(70)
王公度在广西的活动	蒋 元	(80)
我对新桂系政客王公度的印象	黄闲道	(84)
记新桂系“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始末	阳叔葆	(86)
我所知道的李宗仁白崇禧二三事	余定华	(92)
我所了解的蒋桂矛盾片断	黄闲道	(100)
忆白崇禧向日本购军火	蓝香山	(102)
新桂系与日本的秘密外交	何作柏	(104)
广西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活动片断	陈汉流	(107)

新桂系与救国会的关系	陈大文	(109)
李新俊等复兴社分子反蒋投桂内幕及有关活动	赖慧鹏	(114)
记广西学生军	谢国馨	(131)
新桂系的国防艺术社与广西艺术馆	李文钊	(136)
在李宗仁戎幕中的十年	张寿龄	(147)
李宗仁与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	徐家涵	(159)
白崇禧在安徽省政府的一次讲话	刘亚仙	(165)
新桂系内幕之我见	汤 厥	(167)
新桂系在安徽的干部训练	廖富荪	(174)
广西绥靖主任公署见闻	李晋阶	(178)
新桂系在鄂北与陈诚矛盾的片断	黄宗儒	(181)
新桂系在第五战区鄂东前线对新四军的进攻	凌压西	(184)
李宗仁在汉中行营	尹冰彦	(186)
李宗仁在重庆	尹冰彦	(192)
李宗仁、陈诚、汤恩伯在西峡口开会	尹冰彦	(200)
1944年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	黄炳钿	(204)
广西绥署结束后张、吕的暗争	黄照熹	(209)
新桂系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兴亡	杨赞模	(210)
新桂系的政工	梁 倏 廖富荪	(221)
新桂系重要人物韦永成	廖富荪	(229)
新桂系统治期间的广西民枪	韦瑞霖	(233)
CC与新桂系的明争暗斗	阳叔葆	(236)
我与白崇禧的关系	虞世熙	(248)
李宗仁与“北平行辕”	唐真如	(252)
侧记广西两件贪污案	潘澄清	(259)
蒋、白矛盾和白崇禧最后挣扎亲历记	万式炯	(261)
白崇禧在华中、西南溃败及我在黔桂边区起义	万式炯	(267)
白崇禧的总体战、保农会、一甲一兵一枪运动	韦瑞霖	(278)
新桂系第五十六军的组成与被歼	梁德家	(280)
新桂系崩溃前在武汉的搜刮	阳光宇	(282)
新桂系在广西大开烟赌	韦瑞霖	(283)
新桂系灭亡前夕对广西经济文化的大破坏	韦瑞霖	(285)
新桂系崩溃前夕企图改组国民党	虞世熙	(287)
新桂系部队被歼记	王光伦 赵子立	(289)
新桂系崩溃前夕在广西的反动措施	韦瑞霖	(300)
桂西区的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	何作柏	(303)
白崇禧逃离南宁之前	陆学藩	(305)
桂系军阀的溃灭	陶 松	(307)

- 在越南国民党残军集中营见闻 邬骥腾 (318)
 争取莫树杰率部和平改编 宋厚初 (324)

· 东 北 军 ·

- 东北陆军一般的编组及兵员的概况 赵锦生 (329)
 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驻节北平时期军政概述 (一) 荆有岩 (333)
 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驻节北平时期军政概述 (二) 荆有岩 (341)
 在东北军人伍 安占海 (353)
 东北军被调豫南布防情况 卢凤阁 (357)
 东北军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成立军士教导队的情形 郑殿起 (362)
 有关张学良将军的史料 周大文 (369)
 张学良与奉天讲武堂 陈庆祥 (377)
 我对张学良的几点回忆 曲凌 (379)
 回忆张学良先生 刘家鸾 (381)
 张学良的和平统一的政治方向 周亚卫 (383)
 随张学良将军八年 朱宗愈 (386)
 张学良看宇宙锋 朱仲华 (393)
 张汉卿题字的故事 陈宏一 (394)
 张学良将军与东北大学 王中立 (395)
 张学良办运动会 宋北风 (402)
 东省特别区建置丛读 黄曾元 (404)
 我所记忆的奉天陆军小学校 曾广麟 (409)

· 胡宗南军事集团 ·

【胡宗南军事集团概述】

- 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最后灭亡的经过简述 裴昌会 姚国俊等 (413)
 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发展和衰败 李日基 (432)
 我所知道的胡宗南 方秉性 (438)
 胡宗南侧记 乐典 (449)
 我对胡宗南了解的片断 黄剑夫 (463)
 胡宗南消灭非嫡系军队的一些情况 王应尊 (469)
 关于胡宗南的见与闻 刘学超 (473)
 胡宗南和魏德迈会谈的经过 范汉杰 (487)

【围追长征红军到西北】

- 胡宗南部第一师在安徽舒城一带围攻和追击长征红军的经过 刘希孟 (491)
 胡宗南部在川、陕、甘等省阻击红四方面军等部北上抗日的见闻 温世程 (495)

【进犯延安的前前后后】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七十八师	乐 典	(503)
晋南浮山官雀村附近国民党军第一师被歼经过	沈 策	(520)
胡宗南部进攻延安	沈 策	(523)
胡宗南部封锁、进攻和退出陕甘宁边区的回忆	李日基	(530)
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的前前后后	杨 健	(539)
胡宗南所属整编三十一旅和一三五旅被歼记	杨 冰	(552)
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回忆	王应尊	(558)
胡宗南部窜犯延安后的种种	杨玉峰	(561)
胡宗南部占领和撤出延安的见闻	刚 诚	(570)
参加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回忆	姚国俊	(578)
国民党军整编六十一旅在陕北被歼经过	邓若愚	(589)
回忆六十一师在胡宗南指挥下的一些情况	邓若愚	(598)
陕北宜川战役国民党军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被击毙经过	贺 钺芳	(611)
胡宗南集团惨败宜川纪实	蓝卓元	(614)
1948年瓦子街战役回忆	敖明权	(621)
陕北囊形地带移民并村纪实	李 鹤	(623)

【关中战事】

胡宗南部七十六军在陕西永丰镇被歼经过	于厚之	(626)
大荔会议见闻	慕中岳	(629)
国民党军进犯延安及其第九十军在陕西周至作战失败的概况	张汝弼	(632)
第一一九军从扶眉战役到武都起义	王灏鼎	(642)
第十八绥靖区的活动概述	褚静亚	(650)

【溃退汉中及在四川的灭亡】

胡宗南由西安逃汉中的经过	李犹龙	(655)
胡宗南部入川前后到西昌覆亡	李 振 王应尊等	(665)
胡宗南部由陇南向川西溃退的经过和结局	陈子干	(672)
胡宗南所属第三三八师由汉中逃川经过	王宪斌	(682)
成都起义实录	萧 健	(686)
第三十八军从撤出陕南到茂县和平放下武器的经过	李振西	(700)
第三十八军在茂县被迫放下武器经过	陈俊英	(706)
胡宗南部在成都地区被歼经过	沈 策	(714)
胡宗南在西昌的挣扎	黄逸公	(724)

【训练机构及反动组织】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概述	罗历戎	(732)
-------------------	-----	-------

胡宗南的“七分校”回忆	赵古村 (738)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一些情况	刘学超 (750)
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的内幕	乐 典 (756)
军事委员会“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回忆	王应尊 (769)
胡宗南的反动组织及有关训练机构	李犹龙 (772)
胡宗南集团“铁血反共救国团”纪略	王应尊 (827)
“西北青年劳动营”见闻记	张汉英 (831)

· 青 年 军 ·

青年军的有关事和人	崔石碱 (836)
在青年军中所见	谭定远 (840)
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与青年军的一鳞半爪	汪正本 (845)
青年军的政工体系	许功锐 (849)
青年军干部训练情况的回忆	王柔德 (855)
青年军的政工训练和政工人员	陈 章 (862)
对《蒋经国与青年军》一文的补记	赵秀昆 (865)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设重庆青年军中学记	覃保全 (867)
嘉兴夏令营与浙东暑期服务队	许功锐 (869)
青年军二〇四师始末概述	徐宪章 (877)
青年军二〇六师的创建与覆灭	赵云飞 (887)

· 新旧桂系 ·

广西军阀见闻记

万 武*

1898年我在桂林研究公羊学，随五胞兄叔宇奔走于康（有为）梁（启超）之门得与汤觉顿、龙积之等定交。1900年入长沙，得交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时务学堂高才生章行严、陶严、陈少芝、李虎村、蔡佩珊、何铁笛、宋教仁、黄克强、彭希民等。诸友中，只章行严、唐才质今尚健在。富有会被破获，唐、李、蔡、何等死之，少芝、佩珊、希明等幸免于难。1901年赴日，学警察。后到沪与马君武等筹办中国公学，继又赴永明办学。加入同盟会，系由黄克强、马君武之介绍。某年广西兵备处总办庄蕴宽委我充广西测绘学堂干事。此时蔡松坡已先我入龙州任讲武学堂总办，衡宇相望，过从甚密，常与驱骑郊外，一显身手，至足乐也。我在龙两年，与陆荣廷、陈炳焜交情甚厚，旋与陈有金兰之好。松坡赴滇应李经羲之召，我随测绘学堂迁往桂林。1911年6月，接陈少芝云南来电云：有要公借重，速来。遂赴昆明，奉委为个旧锡矿公司总稽查。少芝常往来于省个之间，该公司为民主党总机关经济之来源。及云南独立，少芝以宣慰使名义随军入川，我回龙州劝说陆响应。我到达龙州，陆已在广西宣告独立。我的任务可以说是不费举手投足之劳而完成了。本文所述，皆为与陆荣廷直接或间接有关之事。

招安前的陆荣廷

陆荣廷系出身绿林，做过督军，曾统率数十万军队。我记得他在南宁坐镇的时候，闲着无事搓麻将，可算是嗜好。有一天，晚饭开过了，座子三缺一，他忽然说道：“前几天有人说我是绿林出身，应该算是盗阀。我听了颇觉惭愧，觉得他们太过于恭维我了。盗还有阀吗？不错，我曾经做过强盗来，我以为做强盗总得要具备几个条件吧，如打家劫舍，谋财害命，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等等才算是强盗行为。但是我行盗的地方是安南，不是中国。杀的是压迫安南人的法国鬼子，谋的是法国鬼子的财，不是中国人的，更不是安南人的。我打法国鬼是替安南人打抱不平，是为祖国报仇。诸君呀！法国鬼子把我们的兄弟之邦夺去，还不应该杀他吗？除了公仇之外，他与我还有私仇呢。”

陆沉默了几分钟，接着说道：“说起来话就长了。好多年前，那时我才二十三四岁，在龙州二府衙门当亲兵，颇得老爷的信任。我终日总是愁眉不展的。他常常问我所

* 作者当时系广西测绘学堂干事。

苦。我告诉他说三两六米饭吃不饱。他不久就裁去了一个弟兄，升我为副十长，吃双饷。我呢，仍是不得一饱。我因此就攢了纱帽，回到乡下种地过苦日子去了。那时我早已娶了谭氏做老婆。”说到此处，谭浩明也来了。陆起身招呼了一下，仍兴奋的指着谭道：“我娶了他姐姐以后，她经常是住在外家的，因为她是千金小姐，吃不起苦。好在我在二府衙门当差，事情多，不能天天回家，所以内外都无怨言。一直到我不干了，她便回来住。她落家以后，每遇年节（以手指谭），他们都以五斗米为年节礼物，但是要自己去取。有一年，离过年只有一天了，天下起毛毛雨来。我本不想去拿米的，谭氏再三说，你还不去拿礼物吗，你想和肚子打架吗。我提起一个空篮子，走到谭府取米。那年谭府光景也不好，年礼减为一斗。我只好提着一斗米的篮子走回来。因雨天路滑，不提防滑了足，跌了一跤，一斗米通通落在塘里。回到家里，谭氏问我，我不理。谭氏又道，你聋了吗。我气极了，闹了个把钟头。”

陆又说道：“而后我就把鸟枪擦得雪亮，取了一口土铁钉装了进去，又加上些火药。将桌子用力一捶道：我陆阿宋连做贼都不会吗。遂拿起了通带，背起了鸟枪，大踏步向前面的黑松林走去。找一个人不能见我却能见人的地方等候那该死的人来送死，好给我过个肥年。好不容易太阳偏西了，才有人唱着情歌向着我等候的地方缓缓走来，我就举枪瞄准等候着。那人越走越近，我的心跳得越凶。忽然被自己良心所驱使，不禁自问道：陆阿宋，你晓得要过肥年。他呢，被你一枪结果了，他的钱被你劫去了，他的父母妻儿等他不见回来。设身处地，你若是他，你当如何。在良心的呵责下，眼睁睁地望着他唱着歌走过去了。那时我的心平静了，但是肚子又抵不住了。”

陆继续说：“这时，鬼使神差，我突然想起了从前有一法国兵嗾狗咬我的仇恨，想起了法兵痛打安南人的事情，想起了法国兵强奸安南妇女。我要杀尽那些禽兽不如的法国兵，我要帮安南人复国，我要认安南人为亲人，法国兵是我的仇敌。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良心受责、认清了仇敌的一刹那时，发现了一个戴二划袖章的法国兵，他牵着的那只咬过我的狗，向着我隐蔽的方向奔来。我在这生死关头，沉着的对那法兵打了一枪，便把他打死了。他身边留下的是为我朝思暮想的双筒两用猎枪，身上带有48元法币，还有一只金表，都被我收了。”

第二天，在麻将台尚未摆开以前，陆又补充昨日的话说：“大凡受过训练的猎犬，它一定是勇往直前的、向敌人进攻的。因为我隐藏地点有不少的荆棘掩护，锁它的又是一条相当长的铁链，狗钻进了这种地方，进退都不自由。在这万分危急的场合，我抢先瞄准了法兵的头，一枪便结果了他的性命。出事地点是远在中国境外三四十里的，当时法国也无理由向中国官厅交涉，及至真相已明，我已经落草了。”

招安以后的陆荣廷

陆荣廷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他没有在国境内杀人放火，官厅是不愿过问的。尤其是有人替中国出头，杀几个洋鬼子，无人不拍手称快。但是法国人则已谈虎色变，不可终日，于是买通当时的广西提督苏元春，招安了陆荣廷，编陆的部属为三营，每营201员，并委陆充帮统。因陆不谙礼节，派左江镇统兵马统领部下的差官陈炳焜教

他官场礼仪，陆、陈之结合即自此始。其后陆升一级，陈也水涨船高，一直到陆做了两广巡阅使，陈就做了广东督军。

黄克强在长沙策动革命时，令我随同刘道一赴湘潭说马福益，赴广西说陆亚发。我到了广西，正要和陆亚发接洽，谁知陆亚发已被他的至友团总某甲（忘其名）所卖，把他诱捕解交清吏了。陆亚发在桂林被杀害，那时我正在桂林。记得有一天，满街人声鼎沸，只见岑春煊坐了一顶上无顶篷的明轿，前面扛着由四品京堂到两广总督的几十对官衙牌，后面是五花大绑的陆亚发。游了半天街，到了法场，刽子手将陆亚发开膛摘心，将血滴入已装满酒的大碗中，递给巡抚（忘其名）。巡抚既不去接，又不忍看，偏过头去。岑就不客气的一饮而尽。出卖陆亚发的某团总，后来赏给一个知府衔，以为酬劳。总兵陆荣廷被委充左右两江的清乡督办，此后陆荣廷便隆隆日上，成了广西的统兵大员。

讨袁之役

袁世凯称帝，倒袁者蜂起。那时袁之亲信龙济光坐镇五羊城。讨袁必先谋去龙，要把龙济光驱出广州。陆荣廷、陈炳焜于是率师入粤。当时陆荣廷与左右已成为一个集团，除陆、陈外，如李子宜、韦荣昌、林甫田辈皆有勇无谋。陈之能坐第二把交椅者，以他比他们多读几天书，有点鬼聪明。谭浩明尚甘居老三地位，不是偶然的。况且在决定大计的场合，最后都是要请示陈督的。

陆之讨袁计划已定，一切战略措施只有最高级干部才能参予机要。林竹君为陆多年旧部，当时充陆秘书长，当然参与机要。副秘书长唐铠稍稍得到一点消息，竟据此向王祖同告密（时袁的势力已伸入广西，初命刘承恩来做巡按使，继改派其心腹王祖同）。事为李子宜所闻，开一中级干部会议，决定在次日誓师时，将唐杀以祭旗。中级干部的议决，由李子宜向陆报告。陆闻之大不谓然，对李道：“唐铠跟随我几年，不无微劳。他利令智昏，出卖人格。但是于我无损。在他枉做小人罢了。他自从吐血后，就没有愈过。我看他也活不到一两年，我不杀他，叫他清夜扪心去受良心裁判。我想那种痛苦，一定会比杀他一刀，打他一枪还会增加多少倍呵。”于是令人把他叫来，对他说道：“唐先生，你吐血好了吗？”唐莫明其妙，脸红一阵白一阵，半天不说话。陆继续道：“唐先生，我明天要出发湖南了，我想你的病又未好，途中辛苦你是受不了的。我已经叫人派好了船送你回桂林养病。这里有3000元钱，你拿去做医药费。另外还有安边玉桂一对，也是你用得着的。去吧，后会有期，多多保重。”说到此处，唐即跪下叩头，说了一句话：“都督的恩典。”其后听人说，唐到了桂林不久便死去了。

护国之役尚未发动时，便有不少的人奔走呼号，以广西为重点。如李书城、仇亦山等都来到南宁劝说陆发难。经陆多方考虑，对各方代表答复云：“如果各方有人发难，我陆某一定附骥尾，决不食言。”及蔡松坡在云南发动的时候，陆所出的支票也即时兑现了。

我此次到北京，会见仇亦山、李书城时，还与他们说起他两人在南宁请谭浩明出兵的事。仇是代表湖南刘建蕃的，李与金永炎是代表黎元洪的。又莫荣新虎视五羊城时，

谭延闿来粤搬兵，我曾陪他到南宁与陆接头。陆曾有所赠，有人说是有饷 30 万、枪 3000 支，我不经手，无从肯定。谭的回礼是下款署“弟”字的手书屏条四事而已。

旧桂系之全盛时代

讨龙（济光）成功。陈炳焜在率师东下之前夕，在坐船上和马千里（江西人，留学日本，为陈之盟弟）、秦一民（百色警察局书记，为人小有才，未出省门一步，谨小慎微善于逢迎，会打小算盘，为陈赏识）开三人会议。那日发言，首推马千里。马于怀中拿出预先写就的计划给陈，陈边看边点头，大有欣赏之态。看罢即转递给秦一民。一民匆匆一览，即向马曰：“高明高明。领教领教。不过要在你跟前问一问：第一，你主张多给饷械与客军，助其返回闽、滇。万一不去，又将奈何，不去尤是小事，倘掉转枪头向我，岂不铸成大错。余实不敢苟同。第二，钮惕生为督军好友，志气不小，绝对不是区区一个参谋长所能满其愿望的，我恐怕督军不是他的对手，如果驾驭得住，倒是一骑好马。第三，顾问、参咨本属名誉职，无关大计。不过古人有云：唯名与器不可假人。万一他们借势招摇，谁负其责。第四，说到报馆，什么人民喉舌，如果敢于造谣，杀他几个，有何不可。至广东省长一席，要末督军自兼。汉民挟民选以自重，岂肯乐为我用。胡氏兄弟跟着陆老帅屁股，老帅长，老帅短，其意何居。一旦有了实权，必能为我之患，不可不虑。”陈闻之，以为他确有见解。马虽不满秦的异议，但秦言之成理，一时无法驳倒，讨论只得暂且作罢。

隔了三日，广东督军署的新贵大摆酒宴，遍请满城文武，秦一民已穿上了陆军少将的礼服，在客厅帮着陈督军应酬来宾了。这位马先生到此才了解宦海风波，官场如戏，于是就上了一书要求告归林下。陈答复他十个字是：“少安勿躁，尚有要公借重。”从那日起，二三等的要人天天高会，幕僚长秦一民餐餐坐首席，可惜半月未满，他旧病大发，竟病倒了。

陈督答复马后，不久委任马为清理积案委员。当时督署中押了 500 多名所谓匪犯，多数是与政治有关的人。他们背后大都有靠山，常常有人出面说项，释放一名至少有一千八百的交济费。平均计算，每名 1000，总共就是 50 多万，是极好的肥差。就陈督来说，是对老友的一种调剂。但马是一个书呆子，脑海中没有半点那种思想，于万分不快中就职，十天以内，个个释放了。交卷以后，改委他为参议，月支 160 元。从此他也少与一日万几的伟人接近了。

莫荣新为陆老帅的老友，火头军出身，在广西旧军中资格最老。今居陈下，心已不甘。此次以旅长兼镇守使招牌随陈东下，以为升师长是毫无问题的。不料师长一席，发表了陈的侄儿坤培。莫既达不到升官目的，遂向发财方面进军。但又为财厅厅长田文甫把持，包赌一事，功败垂成，愤而辞职。陈、莫因此不睦，酿成为倒陈之远因。近省之补抽厂税收入给了胡汉民之兄清瑞，官煤局委了旧上司马统领之子漫卿，内部既有秦、马之斗争，外部更无从染指，甚至于虚名亦不易得。于是旧桂系中之郭松年、曾其衡、龚宇廷遂勾结粤省之杨永泰及客军将领，以倒陈扶莫为口号，一致向陆老帅进攻。结果陈失败了。莫登台后，郭松年任参谋长，杨永泰任省长，曾其衡任财厅厅长，龚宇廷任造

币厂厂长。此乃倒陈中出力最大者。

桂军入粤时，省长为朱庆澜（他是有武力的省长，统军号称1万，约50营）。朱既去，省长一职给了陈炳焜之儿女亲家李耀汉。又恐李不听命，委前广西警巡道胡铭盘为民厅厅长以监视之。其后“粤人治粤”之声浪，李喊得特别有劲，此为陈、莫所不及料者。朱去后，其军队多数交给陈炯明，又为粤人增加了武力。陈、莫二人不懂政治，初则以莫倒陈继则团结倒莫。倒莫时最有实力者则为魏邦平。因他的警兵拥有3000支犀利的新式无烟枪也。马早建议过，要撤换魏，收其枪械，奈未见用。

陈炳焜之一度东山再起

陈炳焜下台以后，息影柳州，和陆荣廷的感情日趋恶化。广东撤退的军队仍不在少数，如陈坤培、刘震寰等皆陈一手提拔的人，当然不甘伏处。老谋深算之陆，岂有不知之理。于是起用陈之声浪，甚嚣尘上，马千里也是奔走的一人。陆、陈最后协商，陈以省长名义坐镇桂林。又提到秦一民的出处，马绝对反对，举出秦失人心的例子很多。有一天开了晚饭，陆即叫马随他去内室，向马道：“千里你好大胆。”马弄得莫名其妙，看陆的表情不像有恶意，遂很小心问道：“老帅究竟是何意思？请明白吩咐。”陆曰：“陈督脾气，我尚不敢捋他的虎须，你敢说他的不是，岂不是胆大吗。”马听明白了陆的意思，便说道：“陈督遇我厚，我两人交情又够得上规过，哪能不说呢。”陆闻之颇为感动，说道：“陈督面前还有你肯进忠言。我呢，连半个像你这样的也找不出啊！”马即道：“老帅为人还用得着要人规过吗。万一有的话，我也可以说的。”陆问马道：“你打算怎么办呢？”马答道：“我广东每月有160元薪水，足够我的家用，我不拿他的钱，以客卿身分替他效劳。”陆听马表示了态度，拍了他一下肩膀说道：“好的，如此我就放心了。”从袖中取出一个有他的造像的一两重的金章给马作纪念。那一次马与陆竟成了莫逆之交。不料，马随陈到了桂林建牙开府，陈仍不免暗中领教于秦。一个月过去了，马奉到了一件委他去作容县县长的命令，马不肯去。那时马有一外甥熊中甫，奉陈之命再三来催，他才上任。马走后，陈炳焜又将秦抬了出来。几个月后，马遂辞职不干，到了北京去找徐扶苏谈省宪。又到了长沙与赵恒惕联系，赵颇以马的主张为然，愿意调和两广。及马赶回广西时，两广已兵戎相见了。陈即率师东下，坐镇苍梧，更不料刘震寰倒戈于前，沈鸿英独立于后，遂一败不可收拾。

论理要退只有向大河退，那有向抚河退之理。考其原因，乃是前5天秦曾电他的妻子来梧州，如不由抚河撤退，他的妻子到了梧州会变成俘虏。秦之贻误大局，可胜诛乎。陈到了桂林，即住在秦家。再去拜访，竟不获一面，盖畏秦之麻烦也。

炮击莫荣新与桂军之失败

中山先生在广州士敏土厂成立了大元帅府，去庆贺的人不多，尤其是莫荣新全不卖账。有一天中山气极了登上兵舰，以实心大炮，放出了有矢之的。那天是胡清瑞做东，在东堤捧姑娘，摆双台。他来我家（我与他只一墙之隔），向我道，外面风声不好，今

晚上恐有乱子出。我问他的详细情况，他也不说。我要他告诉郭松年或莫督，他都不肯。他的道理是：“说出来的话，如果应了，他们会追问来源。不应吧，说我造谣。”又云：“如果在过去陆、陈时代，我怕什么。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实在不敢。”原来莫荣新最好杀人，有一次他在任内，团局解来了他所谓的土匪一名，他说了顺手二字竟杀了两名，把一名解匪的人也杀了。那天胡仍然去赴宴，花酒未摆，例应先摆赌局，牌九麻将样样俱全。胡的赌瘾是非常之大的，那天他不到开席就不见了。我有点惊惶，就叫我的轿夫加了两名抬了回家。过林虎的司令部时，已戒严了。到家不及半个钟头，大炮便不断的响起来。打电话问郭松年，他也说不知道。到了天明炮也停了，郭来电话说出真相。原来中山先生炮击督军署，事前胡清瑞风闻后亦曾对马济说过。马即据以告郭松年。郭电林虎戒备。及至那夜，一炮弹打中督署，天明始知弹由海军舰上发出。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劝中山结束此事。街上发现两种不同的告示，中山告示是说惩戒莫荣新；而莫荣新则说是龙济光余孽捣乱。一场天大的风波，也就不了了之了。从此以后，粤、桂遂各走极端，以兵戎相见，结果将桂军打得落花流水。

按当时桂军在粤尚有数十万，何至不能一战。这是有其内部原因的。莫荣新在广东治粤的政“绩”是文官要钱，武将怕死。莫本人常常公开的向部下“捞得好吗”。意思是要部下报效他。他本人什么钱都要，早已有口皆碑，老百姓恨他入骨髓。只要有人喊个口号，便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受他指挥的分两派，一为沈鸿英，二为马济、林虎。陆荣廷见莫在广东支持不了这个残局，就命马济东下主持。马入驻督署，发号施令。向来发电总是写“督军莫，济代”字样的。有一日，发出一电写的是“督军济”字样。沈鸿英向来是垂涎广东督军的，接电后以为马济已真的当了督军，他的督军已成梦影了，说：“老子还打个什么鬼。”于是沈等桂军将领就撤兵回桂，在粤桂军遂整个失败了。

陆 荣 廷 之 死

陆荣廷息隐于苏州，买受了落水仓桥的房屋，和常州刘百中结为儿女亲家。在这所大屋内办了一堂喜事，便感到经济困难了。他的手一向是松惯了的，他一手提拔的田文甫虽逢年逢节有点供献，但也无济于事。谭浩明也死了，陈炳焜困守天津自顾不暇。莫荣新一毛不拔，见人就哭穷。陆感到非收缩不可维持，遂将落水仓桥之大厦出售，在上海租了一栋旧式三楼三底的房屋，勉强安顿家小。不久，就时感到不快，旧部只我和其他两三人尚常去问候，但每每凑一桌小麻将都很为难了。这种生活，他当然是受不了的。他也就不得不病了。最后，他的养子陆裕光卖了一只钻戒，得价5000元。陆荣廷向他借用四分之一都不能如愿。因此一怒，病加沉重，未及百日便与世长辞了。

秦 步 衢 之 死

辛亥年桂林独立时，有举人秦步衢者，是虎而冠的人物，把持团局多年，乡民受其患者指不胜屈。桂林反正，官吏纷纷逃散，他以为时机已至，遂夺取巡警道位置，兼充

团局总办，人皆侧目。他每外出，前呼后拥者数十人，皆头结英雄结，身背大刀，招摇过市，自以为无上光荣。市中流氓，奉之为首，故恶势力也一天一天的猖獗。陆荣廷来桂，误认为民意攸归，虽有弹劾者，亦未及深究，以致坐大其势力。当改编军队时，居然荣升旅长，驻防全州、桂林一带。蒋翊武在全被捕即彼之部下所为。袁曾悬赏万金以通缉蒋氏。秦既捕得蒋氏，认为是将来建牙开府的机会，遂不惜违反惯例，将捕得蒋翊武情事，越级电呈袁氏。得袁复电，着解桂就地正法。及陆失败，秦亦出走，至沪滨作寓公。不数月，他见桂林恶势力日在膨胀，即率同他文武二大将（一姓蔡，曾充他的营长；一姓吴）返桂。到桂后，人们见其手无寸铁，而大量滥发纸币，无不切齿。这时候有农民刘四麻子，曾受过秦的大害，据刘后来亲口告我，秦步衢丧命经过如下：

“我（刘自称）的住所是六合团部的紧邻，我的菜地与团部有交错之处，团总们要我送给他们拓展地基。我父不允，他们怒了，就诬赖我父通匪，送到县衙门关了两年，折磨死了。我怕他们害我，便逃走出外，参加了会帮。在省外给他们当老么，一直经过了好久，才回到了桂林。又遇到了沈鸿英倒戈打陆荣廷。陆、沈先后离桂。有一天，我遇见没有番号的军队，我既无家可归，就参加他们的队伍。第二天奉命去抓秦步衢，我也是一个。到了他家的门口，我们在先明明看见一个人进门，何以偏搜不见呢。最后搜到门房，看见蚊帐在打颤，可巧蚊帐便掉了下来，在蚊帐后面有一个人。我们抓了他出来，他跪在地下不断的叫爷爷饶命。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答是叶老大。问他秦步衢到哪里去了，他说不知道。他的面貌我还不认识吗，况且是杀父之仇呵。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就赏了他几个嘴巴，他杀猪似的叫唤，与他当团总老爷时迥然不同了。我打了他几下，同去的人拦阻我道，且莫打他，先勒令他献出金器来。他起初不认帐，后来看到情势严重，绝对搪塞不下，他才端了扶梯在瓦面上取下了不少的黄白物及四支无烟枪。他们把他的金银收了。我恨透了，将他戳了 81 刀。”

追述运动马福益事及其他

庚子年，余因唐才常富有票一案被逮，幸得王必石年伯的力获免，遂往洪江避风头。其后黄公克强与彭希明、陈少芝、曹亚伯诸君在长沙重整旗鼓，公推余与刘道一往湘潭，说“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图大业。我同道一兄由长沙小西门外搭了夜船，去到湘潭，找了一个姓苏的圣贤（会里办文件的名曰圣贤二爷）引路。步行了 40 余里，才会见了大名鼎鼎的马福益。他大概有 30 多不到 40 岁，英伟中带忠厚。他是正龙头大爷，雄视永州、长沙、衡阳三府，官兵莫奈伊何。若说他的为人，刚愎自用是他的毛病，赏罚严明，重义轻财又是他的长处。他专与官兵为难，决不扰害地方，所以官厅总捉他不着。他又是科班出身（赤手空拳由老么升到大哥的叫科班）。所以能为一方崇拜，若是得到他的“柳叶子”（名片之别称），任你走遍永、长、衡三府，都有人供养。

我们见了马大哥之后，将克强的信交他看了，他当时颇轻视我们，因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更不知道黄轸为何许人（克强原名轸，后改名兴）。那时，道一兄有点沉不住气了，便开言道：“马大哥！我今天是奉黄先生之命而来，除了信上的话以外，我尚有几句，要在大哥台前领教！请你容许我说完，如果不以为然，我们马上就走。我